



骨头的记录

WRITTEN IN BONE **2**

法医人类学家大卫·亨特探案系列

[英]西蒙·贝克特 著
宋易 谢佳宜 译

真实的法医人类学家足迹遍布英国
且时常出国帮助各国警方调查
大卫·亨特博士此役转战海外孤岛
遭遇“人体自燃”奇案：死者被挫骨扬灰，现场了无痕迹
直到千钧一发的最后时刻，真凶也拒现原形……
本书为该系列引起轰动的第二部，被誉为“侦探作家的最爱”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凤凰联动 | 尚书文化传媒
江苏人民出版社 | FONGHONG | Shang Shu Culture Media Co., Lt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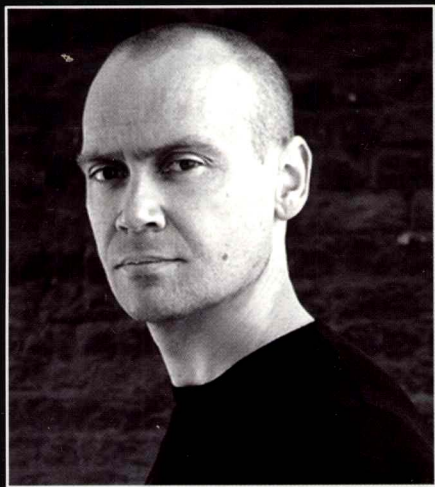
骨头的记录

WRITTEN IN BONE 2

法医人类学家大卫·亨特探案系列

[英] 西蒙·贝克特 著

宋易 谢佳宜 译



骨头的记录 **WRITTEN IN BONE**

作者的个人网站：
www.simonbeckett.com

西蒙·贝克特 (Simon Beckett)，自由记者，为英国多家报纸与期刊撰写各类题材的专题报导。他曾在好几个乐队任打击乐手，也曾多次帮助警察搜寻毒品，并亲身参与过一些警匪对决枪战。

贝克特创作的以法医人类学家大卫·亨特博士为主角的系列侦探小说自出版以来，即在全球市场大获成功。他不仅因此而成为2009和2010年度英国最畅销的作家，也因其作品同时横扫德国的各大畅销书排行榜，而被评为全欧洲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在美国，他的作品也常年荣登亚马逊网上书店、巴诺连锁书店和《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前列。至今，他的这个系列小说已被译为30种文字。

目前，他居住于英国城市谢菲尔德。

“作者因《死亡的化学反应》一举成名，现在，这个闪亮的不列颠故事人创作了又一部足以撕碎你神经的新犯罪故事：《骨头的记录》。它的悬念充满力量，完全无法预料，绝对震撼人心！”

——《泰晤士报》（*The Times*）

“贝克特制造了强大的悬念……故事曲折离奇，你想不到发生了什么，然后在最低迥曲折处迎来一个激荡人心的高潮。”

——《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

“我一整年来读到的最好的故事……节奏紧张，引人入胜，刺激得让人心脏停跳。”

——苔丝·格里森（Tess Gerritsen），医学悬疑小说天后

“的确是非常吸引人的故事……贝克特让读者不断猜疑又不停地被转移注意，而后引出一个令人窒息的结局。”

——伦敦《标准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

“绝对吸引人，非常的恐怖。”

——莫·海德（Mo Hayder），
畅销书《鸟人》（*Birdman*）作者

献给希拉里 (Hilary)

说明与致谢

对任何一个写作者来说，临近故事结尾总会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很多人对这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帮助。感谢设得兰警局（Shetland police）伊恩·苏特（Iain Souter）的大力支持，为我远程展示了遥远的设得兰群岛，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谢谢伊恩。梯提兹塞德大学（University of Teesside）的法医人类学（Forensic Anthropology）讲师蒂姆·汤姆森（Tim Thomson）博士慷慨地分享了他对“火焚致死”的研究成果。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in Tennessee）的阿帕德·维斯（Arpad Vass）博士又一次痛快地帮我解答了许多疑问。更具权威性的背景资料来自于几部非小说类作品：比尔·巴斯（Bill Bass）和乔恩·杰弗逊（Jon Jefferson）的《死亡之地》（*Death's Acre*）、史蒂文·N. 贝尔斯（Steven N. Byers）的《法医人类学入门》（*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Anthropology*）、米利亚姆·那菲特（Miriam Nafté）的《肉与骨》（*Flesh and Bone*）、杰西卡·斯奈德·萨克斯（Jessica Snyder Sachs）的《尸》（*Corpse*）。气象局（Met Office）的巴里·格罗特（Barry Gromett）友好地提醒我外赫布利底群岛（Outer Hebrides）出现的冬季暴风雨气候。南约克郡消防安全协会（South Yorkshire Community Fire Safety）向我提供了丙烷的爆炸属性清单。如果本书中出现了什么错误，那都是我的疏漏，和他们无关。

感谢我的代理人米克·查汉姆 (Mic Cheetham) 和西蒙·卡纳维 (Simon Kavanagh) 以及卡米拉·费瑞 (Camilla Ferrier)、凯若琳·哈德曼 (caroline hardman) 和湿地管理局 (Marsh Agency) 的其他人员。感谢我的编辑西蒙·泰勒 (Simon Taylor) 及其环球团队, 包括我的美国编辑卡特琳·亚历山大 (Caitlin Alexander)。同时也要感谢杰洛米·弗雷斯顿 (Jeremy Freeston) 临时借他的电影摄像机给我, 以及本·斯坦纳 (Ben Steiner)、凯特·赫尔利 (Kate Hurley) 和 SCF 给予的宝贵意见。感谢我的父母弗兰克 (Frank) 和希拉 (Sheila) 一直以来的支持。最后, 感谢我的妻子希拉里 (Hilary) 有时令我汗颜的敏锐的洞察力, 当然, 还有她足够的耐心。



只要达到一定的温度，任何东西都会燃烧。木头、衣服。

还有人体。

在 250 摄氏度下，肉体将被点燃。皮肤会变黑并裂开。皮下的脂肪开始液化，就像热锅里的羊油。这些脂肪成为燃料，引燃人的身体。手脚着火，就像是一个大大的人形火柴。肌腱和肌纤维紧缩，导致燃烧着的四肢恶心又滑稽地移动。最后被影响到的是人体的器官。潮湿的膜状物通常会留到最后，哪怕身体的软组织都被烧毁了。

而骨头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骨头能够坚强地抵抗很多事物，除了熊熊烈火。即便骨头里的碳已烧完，成为毫无生命的浮岩，它仍然保持着最初的形状。但是，如今的它已经成了一具朽木，很容易就会破碎。生命最后的堡垒，也终于尘归尘土归土。这个烧毁的过程可以说是绝对的，极少出现例外。

但总是有着例外。

一阵脚步声打破了老屋的宁静。腐朽的大门被推开，上面生锈的铁链发出刺耳的尖叫。日光照进房间，又被挡住，变成填满门廊的阴影。一个男人弯着腰，看着阴暗的内部。他身旁的狗犹豫不定，似乎已经得知里面有着什么。那个男人也踌躇了一下，好像很不情愿跨过门槛。狗打算勇敢地走进去，他却说：

“回来。”

狗顺从地回来了，紧张地瞥了一眼男人那双患有白内障的晦涩的眼睛。就像能够嗅出老屋内的味道一样，动物也能嗅出自己主人的紧张。

“呆在这儿。”

狗不安地注视着主人往这所废屋里越走越远。湿湿的臭气笼罩着他。而现在另一种味道出现了。慢慢地，近乎不情愿地，男人走到黑墙里一扇低矮的门旁。它被关上了。他伸手要将它打开，却又停了下来。在他身后，传来狗的低声哀叫。他还是打开了这扇门，极为缓慢，似乎已然感觉到了他将看见的恐惧。

一开始他什么也没看见。房间里昏暗无光，唯一的光源来自一扇积满灰尘的玻璃裂开的小窗户。阳光通过它渗透进来，房间里的神秘仍然持续了一小段时间。直到他的眼睛逐渐适应之后，细节才从阴暗中显露出来。

他这才看清房间里躺着什么。

他感觉胸口挨了一拳，抽搐般地吸了一口气，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噢，我的上帝。”

轻言细语的一句话，在这个房间里却大声得让人不自在。男人脸上血色全无，他紧张地环顾四周，就像是害怕他身边会站着其他人。但他的确是孤身一人。

他回到门廊，很厌恶地赶紧躲开地板上那个的东西。当那扇歪歪斜斜的门“咯咯”地再次关上，挡住他通往其他房间的视线之后，他才稍微正常了一点。

他歪歪扭扭地走出破屋。那只老狗向他打招呼，他却自顾自地披上外套，艰难地掏出一包香烟。他的手颤抖着，直到第三次才真正点燃打火机。他使劲吸了一口，燃烧的烟灰努力地赶往滤嘴的方向。这时，香烟已停止了颤抖，稳定下来。

他将烟头扔到草地上，踩灭，又弯腰捡了起来，然后塞进他的外套口袋里。在一次深呼吸之后，他打算去打个电话。

我是在前往格拉斯哥机场的路上接到这个电话的。这是个风雨交加的星期二清晨，令人忧郁的灰色天空中，冷风牵扯着蒙蒙细雨。风暴袭击了东海岸，虽然还没有强烈到进入内陆地区，但同样使人感到压抑。

我仅仅希望最坏的时刻能被安排在我的航班起飞之后。我是在回伦敦的路上，之前的一个星期我在格兰扁高地，对高沼地坟墓的一具尸体进行复原和检查。这绝对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结起的冰霜让沼泽和山峰都变成了坚硬的钢铁，和它们的美貌一样让人难以呼吸。受害人是一位女士，尸体残缺不全，暂时还没有辨认出她的身份。这是近几个月来我所接到的第二项在格兰扁复原尸体的工作了。至今它都没有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之中，调查团中的所有人都相信，这是同一个凶手的恶行。一个没有被捕就会再次行凶的人。更糟糕的是，虽然尸体的腐烂加大了辨认的难度，但我仍然可以确定，对身体的破坏并非是在死后进行的。

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次令人内心疲惫的旅途，我正盼望着可以早点回家。在过去的十八个月中我都居住在伦敦，呆在大学的刑侦科学部。这得利于一个临时的合约，让我能够在签订另一个长期合约之前使用那些实验室设备。然而，在之前的几个星期，我却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户外的工作中，而不是呆在我的办公室。我向我的女友詹尼承诺过在完事之后我们能有一段时间的独处。这并非我第一次做出这样的承诺，只是我这次决定要实现它。

我以为这个电话是她打来的，想确定我是否正在回家的路上。但来电显示上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我接起之后，电话里传来了生硬沙哑的声音。

“亨特先生，很抱歉打扰您。我是因弗内斯市北部警队总部的探长格拉姆·华莱士。能耽误你几分钟吗？”

他的语气听上去似乎由不得我考虑，而且带着硬硬的格拉斯哥腔调，而非舒缓的因弗内斯腔。

“那就几分钟吧，我正在赶往机场的路上。”

“我知道。我刚给格兰扁区警局的阿兰·坎贝尔通过电话，他说你已经完成了这里的工作。我很高兴逮到了你。”

坎贝尔是我在尸体检查工作中的同僚，一位高级审查官，同时也是一位绅士和一位好官员，他和他的工作似乎已经融于一体。对这一点我能够充分地理解。

我瞥了一眼计程车司机，意识到谈话正在被偷听。“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华莱士急促地说，就像有人在催促着他，“你知道今天早上的火车事故吗？”

我知道。在我离开宾馆之前，我看到了一则有关西海岸快车在撞上一辆停留在轨道上的火车后出轨的新闻。从电视画面上看，情况糟透了，火车车厢因为撞击而扭曲变形，没人知道这场事故中到底死了多少人。

“我们已经调集了所有人手，但当时的事态非常混乱，”华莱士接着说，“有可能这是一次蓄意的恶行，所以我们不得不保护事发现场。我们也向其他的警队请求了支援。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我猜我已经了解之后等待着我的事了。按照新闻报道的说法，一些车厢着火了，这导致辨认遇难人员成了极为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成了法医的噩梦。但在辨认工作开始之前，首先得对尸体进行复原。然而，等待着我的和我的推测有很大的差距。

“我不知道此刻我能够帮上些什么。”我告诉他。

“我并不是想说这次事故，”他急躁地说，“我们接到了来自西部群岛的报案，是被火烧死的。地点在外赫布里底群岛中一个叫怒那的小岛。”

我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却并不感到惊讶。我所知道的有关外赫布里底群岛的唯一资料，仅仅是说那里是英国最边远的地区之一，离苏格兰西北海岸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数英里之远。

“谋杀？”我问道。

“听上去不像。可能是自杀。好像是一个紧靠着营火睡着的醉汉或拾荒者。是一个遛狗人在一个废农舍里发现的，他打来了电话。他是一名退休探员，现在住在那儿。我和他共事过，曾经是一个不错的人。”

我猜想“曾经是”是否有些隐藏的含义：“他还说了些别的吗？”

他说之前顿了一下：“只说烧得很厉害。但在没必要的情况下我可不愿将注意力放到除了主要事件外的其他地方上去。来自斯托诺韦的几个男孩儿将在今晚早些时候渡船出去，我想你跟着他们过去看一下。看看它到底是否重要，我该不该派出一支SOC（土壤有机碳）团队。在采取紧急措施之前，我总爱听听专家的意见，阿兰说你非常优秀。”

僵硬的奉承听上去的确很奇怪。同时我也感觉到在询问尸体情况时他的犹豫，似乎有些事情他并没有告诉我。但是，如果华莱士真的感觉到了谋杀的迹象，他应该派出一支刑侦队过去，而不是去管理什么火车事故。

计程车就快要到机场了，我有一万个理由可以拒绝这项工作。我刚刚完成一项重要的调查，这件事听上去又是那么的无聊和乏味；每天发生那么多惨剧，上头条的肯定不是它；我想象着如果我告诉詹尼我今天不回来了会怎样，但之前我已经花掉了那么多时间，这么做肯定不合适。

华莱士肯定察觉到了我的想法：“这只会耽搁几天的时间，包括往返。这个事情，听上去……似乎有些古怪。”

“我记得你好像说过它不是谋杀？”我皱着眉头反问道。

“它不是。至少我所知道的信息不足以告诉我这是一起谋杀。知道吗，我也不想说太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一个像你一样的专家能够过去看一看。”

我讨厌被操控。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阻止我开始增长的好奇心。

“如果我们今天没被车祸拖住的话，我也不会请求你的帮忙。”

华莱士补充说，想转移话题的中心。

透过被雨淋湿的车窗我看见了机场的路牌。“给我五分钟，”我说，

“我会打给你。”

他似乎不喜欢这样，不过没办法。我挂了电话，咬咬牙，拨出了那个背得滚瓜烂熟的号码。

电话里传出詹尼的声音，我强装微笑，哪怕我一点也不期待之后的谈话。

“大卫！我正在去工作的路上，你在哪儿？”

“在去机场的路上。”

我听见她开心地笑了：“感谢上帝。我还以为你会说你今天不回来了呢。”

我感觉我的胃有些下沉。“这就是我正打算说的，”我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刚刚被要求去接手另外一项工作。”

“噢。”

“这只会耽搁一两天。是在外赫布里底群岛。现在没有其他人能够做这项工作。”我打住了即将开始的有关火车出轨导致人员不够的解释，因为这听上去就像是我在寻找借口一样。

一段沉默。詹尼的声音失去笑意，是我非常不愿听到的。

“那么你是怎么说的？”

“我让他们等等，我得先和你谈谈。”

“为什么要谈？我俩都知道你的打算。”

我可不愿让这次谈话变成争吵。我又瞥了一眼计程车司机。

“听着，詹尼……”

“你是说你不去吗？”

我无言以对。

“我就知道。”詹尼说。

“詹尼……”我正准备要说些什么。

“我要走了，我就要迟到了。”

接着便是她挂电话的咔嚓声。我叹了口气。这可不是我预期的一个清晨。那就告诉她，你会回去。我暗示着自己，手指慢慢地移到电话那儿。

“不必担心，伙计，我爱人也常常让我吃点苦头，”司机转头对我说道，“她会好起来的，是吧？”

我没有表态。此刻的距离已经足以让我看见一辆飞机从机场起飞了。司机转了个弯，我拿出电话拨出了号码。这是在回电华莱士。

“我要怎么过去？”我问道。



我的绝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和死人一起度过的，有时甚至是和干尸一起。我是个法医人类学家。这是一个大部分人都不敢直视的专业，包含着生命不可忽视的一面。除非到了他们逼不得已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也是他们的一份子。在我的妻子和女儿死于一场车祸之后，我的工作不断让我想起失去她们的痛苦。于是，我成了一名全科医生，将工作对象从死人变成了活人。

但是，总有事情逼迫我重操旧业。使命感，你们可能会这样认为。一半病理学，一半考古学，我所做的比这两者都走得更远。因为就算是在人体生物学特征被摧毁，曾经的生命腐烂风干之后，所留下的枯骨仍然是位不错的证人。它们仍然可以述说故事，只要你懂得如何去倾听。这就是我所做的事。

诱导死者说出他们的故事。

华莱士显然知道我不会拒绝他，早就在通往路易斯的航班上为我准备了座位。路易斯是外赫布里底群岛的主要岛屿。由于天气恶劣，我的航班晚点了一个小时。我一直坐在候机室，努力不去注意本属于我的伦敦航班开始通知乘客登机，结束登机，并最终起飞消失在地面上。

这是一段艰苦的旅行，唯一的补偿在于它耗时不长。半天的时间消失在乘计程车前往斯托诺韦渡口的路上，那是一个至今以渔业为基

础的冷酷小镇。迷雾笼罩着我所到达的码头，阴冷而潮湿，空气里满是码头常有的鱼腥味和柴油船的闷人味道。我自信我会乘坐一辆运送汽车的货船，它在雨中喷出的浓烟缓缓地升入灰色的天空。然而，我发现我面前停留的似乎更像是一艘小渔船，与任何运送乘客的交通工具毫不沾边，只是那辆极度显眼的塞满大半个甲板的警用路虎揽胜告诉我，我没有走错地方。

倾斜的码头渡板连接着它，巨大的水浪声让人恶心。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官站在混凝土码头的边缘，把手塞在外套口袋里。因为毛细血管的破裂，他的脸颊和鼻子显露出明显的红色。透过斑白的胡须，他松弛的眼睛警觉地打量着正在放下背包和设备箱的我。

“你是亨特医生？我是弗雷瑟警官，”他生硬地和我打招呼，只说了他的姓氏，手还放在口袋里。他的语音坚硬，近乎是用鼻音说话，和我之前听过的苏格兰内陆语音完全不同。“我们一直等着你来。”

说完，他回到甲板上，全然不打算帮我搬运我那沉重的行李。我举起背包和铝制的设备箱跟在他后面。甲板又湿又滑，随着波浪不规则地起伏。我努力保持平衡，试图让双脚适应这种无规律的运动。突然，有人跑过来帮我。一个身穿制服的年轻警员笑着从我手中接过了运输箱。

“来吧，这个给我。”

我没有拒绝。他走到路虎揽胜那里，将它塞进了后备箱。

“里面装着什么，一具尸体？”他愉快地问道。

我将背包和运输箱放到一起：“不，只是感觉很像而已。谢谢。”

“没什么。”他不可能超过20岁，长着一张友善而又坦率的脸。哪怕是在雨中，他的制服看上去也是非常整洁。“我是警员麦肯尼，叫我邓肯就行。”

“大卫·亨特。”

他的握手充满热忱，就像是弗雷瑟做补充。“这么说，您就是那位法医？”

“恐怕正是。”

“太棒了！哦，我的意思是，不能说太棒，只是……是的，你懂我的意思。无论怎样，我们先避避雨吧。”

乘员舱位于舵手室的下一层，周围是透明的玻璃。舱室之外，弗雷瑟正和一个穿着雨衣的大胡子激烈地谈论着什么。他的身后，一个长着粉刺的高个年轻人沉着脸，看着弗雷瑟用手指猛戳空气。

“……都等了这么久，你却说你还没准备好？”

大胡子面无表情地凝望着：“还有一位乘客，她没来我们不会离开。”

弗雷瑟的脸变得红里透黑：“这可不是什么该死游轮。我们已经偏离日程表了，我们现在就出发，懂吗？”

对方的眼神透过黑色胡须死盯着他，看上去就像一头发怒的野兽：“这是我的船，我来定日程表。如果你们实在要启程，那你们就自己动手。”

弗雷瑟挺直身子正准备争论，甲板上突然传来一阵咔咔声。一位身材极小的年轻女人，在一个看上去很重的背包的压迫下，慌忙而又努力地赶了过来。她穿着一件亮红色的羽绒服，那衣服看上去至少大了两号。厚羊毛帽子被她扯到了耳朵下面。她头发浅黄，下巴尖尖，让她的出场显得更像是一个淘气的精灵。

“嘿，绅士们，有人愿意来帮我一把吗？”她气喘吁吁地说。

邓肯在过去的路上被大胡子抢先了。他对这位刚到的乘客咧嘴笑着。当他毫不费力地接过背包时，洁白的牙齿在黑色胡须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麦琪，你可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正讨论着是否还要继续等你。”

“很庆幸你等了我，否则我奶奶会杀了你。”她一手扶臀，一面说着，直到喘过气来才意识到这一点，“嗨，凯文，最近怎么样？你父亲还是这么严厉吗？”

长着粉刺的年轻人红着脸低下头：“嗯。”

“呃，有些事永远也不会改变。现在你18岁了，你得申请更高的工资。”